

1302

厦門文史資料

(选 辑)

第 八 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福建省
厦门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厦门文史资料

徐文操

(选辑)

(第八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福建省厦门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一九八五年五月

书面题字：高 怀

厦 门 文 史 资 料

（ 选 辑 ）

第 八 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福建省厦门市

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厦门市郊区印刷厂承印

工本费：壹元伍角

目 录

厦门海堤史话……………张维兹（1）

解放战争时期的反美风暴……………（8）

忆厦大嘉庚阅览室斗争…林文治 樊建平 陈炳章（19）

一九四九年春季厦大学生救饥运动……………陈寿松（24）

党领导的厦门大学学生的护校斗争……………樊建平（29）

黄奕住先生生平事迹……………黄笃奕 **张镇世** 叶更新（31）

忆巴宁……………曾冠英（46）

回忆“时光社”……………吴雪痕 林纯仁（52）

“三点会”在同安马巷……………陈延庭（56）

闽南佛学院之创设和经过……………觉 星（60）

日伪时期的厦门基督教……………张子权（67）

回忆日本侵略厦门的罪行……………廖昆维（74）

日本的对岸政策和厦门的《新全闽日报》·····林其泉	(84)
厦门沦陷期间的鸦片和赌博·····洪 玲 叶更新	(91)
厦门的角头流氓·····默 君	(105)
“中兴轮”惨案纪实·····许国仁	(119)
第七辑更正·····	(127)
作者·编者·····	(128)

厦门海堤史话

张维兹

厦门海堤的建设

很多青年同志问我，厦门海堤是不是陈嘉庚先生投资兴建的，我告诉他们，不是。但陈先生起了很大的倡导作用。具体情况是这样的：

一九四九年冬(或五〇年春)陈先生从新加坡回到厦门，梁灵光同志代表党和政府(当时任厦门市市长，后任市委书记)，几次去拜见陈先生，有一次回来对我讲(当时我任副市长)，陈先生建议在厦门的海峡修一条石头海堤把厦门、集美连接起来。陈先生说，英国人修了一条长石堤，把马来西亚与新加坡连结起来了。英国人能修成，为什么我们新中国不能呢？梁市长很赞成这个意见，他认为建海堤就地开山取石，还可解决很多人的就业问题。当时厦门被国民党封锁，失业严重，群众生活极为困难。我完全拥护陈、梁这一利军便民的倡议。叶飞同志当时为抓军事工作，常驻厦门。当梁市长向他汇报后，他极为赞成，叶并找了一些学者技术人员讨论，都认为集、厦海峡是潮水从金门、鼓浪屿两个方向涌来的结合缝，退潮时也是两个方向退去，建堤在技术上是完全可行的。所以当一九五〇年秋，陈毅同志来厦门视察时听了汇报，立即表示完全采纳这个建议。后来知道，陈毅同志曾

三次上书毛主席，建议修建厦门海堤，且都得到毛泽东同志的赞同和批示。

一九五二年七届三中全会前后，陈云同志主持中央财经工作，他把海堤作为国家预算外的基建投资拨了一千三百万元专款，由叶飞同志（书记兼省长）和梁灵光同志（副省长、工业厅长）组织领导这项工程。由我承担在厦门组织施工（我任市长），中央交通部建港局和省水利局派来大批干部，且由常驻这里的苏联专家沙士可夫指导这一工程。当然这期间也有同志持不同意见，如“在沙滩上建海堤是否有把握”啦，“筑堤还不如建桥”啦等等。嘉庚先生用大量事实对他们做了有力的说服。海堤施工中几经国民党飞机的扫射，死亡的干部、工人近一百五十余人（有一次工人回家过春节渡船被炸沉，就死了九十余人）。当时陈先生在重新建设厦门大学 and 集美学校，以实际行动鼓舞了海堤建设员工。

在初步设计完成以后，叶、梁要我向陈先生汇报，请他指导。陈先生认真听后，又看了图纸，提出两条意见：一是堤宽为二十一米（实际使用宽度只有十六米半），陈先生提议加宽为二十五米，要留有铁路线，而且应是双轨的，这样可以使铁路、公路都拓宽两米。第二条意见是在厦门一侧，铁路与公路应搞“立交”，以适应厦门形势的发展。这些意见我带回后，遭到苏联专家的坚决反对，他认为原设计的二十一米已经太宽了，坚持要改为十九米。去了胸墙和人行道，余下十四米半，公、铁路各七米，按设计规模足够了，至于“立交”设计专家说每天要通过两千辆车的地方才必要搞“立交”。当时厦门军民共拥有车不过几百辆，为什么要“立交”？后我带着这些意见，与专家一起向省委请示。是

时正值叶、梁去京开会，主持工作的曾镜冰、刘培善两同志，考虑到当时财政不足，同意了苏联专家十九米宽的意见。陈先生两条意见都未被采纳，我回去后未再向陈先生汇报，直到海堤做成了，陈先生才知道堤宽是十九米，极为生气！他一再批评我们没有远见。今天才看清楚，陈先生的意见“不幸而言中”了，造成今天要再拓宽或架高一层公路桥都极为困难的局面。实际上，这条堤共花了九百四十万元，如采纳陈先生意见，只要再多开支约二百五十万元，中央拨的专款已经足够了。我们做具体工作的，常以未听陈先生的话，以致给国家造成损失而感到内疚。

还有一件事，原设计这条海堤是未留航道的。在施工中，粟裕同志来厦视察，听了汇报后认为应在深水处留一航道，于军用和民用，都是需要的，尽管工程有难度，还是可以克服的，陈先生知道后，也竭力主张这样做。叶、梁两领导采纳了这个建议，技术上采用了沉箱法，做成了现在这条航道，证明是合理的。

杏林海堤和杏林湾围垦

在集美至厦门的海堤将竣工之际，中央批准了修建鹰厦铁路，铁道部选线的工程技术人员和苏联专家到厦门，研究铁路如何从漳州入厦门的线路问题。原方案是漳州进厦门，而不是漳平。这回带来的方案是从角美向东北延伸，再沿杏林湾东岸向东南经集美进厦门。陈嘉庚先生知道这些情况后，要我去他住处。在我陈述了前面的初步意见后，陈先生认为不妥，他建议应从角美经灌口向东，修条杏林到集美海堤进入厦门。先生说：这条海堤应修成不透水的，它的经济效

益，一是铁路不用向东北去绕大圈，可缩短里程近二十公里，还可围垦四万亩良田。我带着这一意见与修海堤、修铁路的苏联专家共同研究，他们都认为陈先生的意见是行不通的。理由一是这条新堤是从一个方向来潮，冲击力强，不可能使用原海堤的修建经验；二是要不透水，就要使用钢板桩，这在钢材供应上和投资额上都是难以解决的，因此这一意见是不可取的。我又去陈先生处，说明技术上和钢板材料上有困难，陈先生反问我：“你读过《福建通志》没有？莆田有位钱四娘，修了木兰陂，形成了莆田的南北洋，你知道不知道？”我讲“知而不详”。陈先生讲：钱四娘是宋朝人，传说她是一位被遗弃的宫中妃子，回家后把带回来的全部资产来修木兰陂，后又得到一位孀妇的资助，修成后，她们二人也以身殉职了，共得良田四万亩，使这里成为全省有名的富庶之乡。陈先生又讲，一千年以前的宋朝两位女流用自己的财力把四万亩荒坡海滩变成良田，难道今天共产党领导的政权，以国家的财力还不能把杏林湾围起来？而且缩短二十公里的铁路里程，节煤节时间，长远看，它的利益都是不可估量的。听陈先生讲的，我真是惭愧交集，以后我也常以陈先生的话来勉励我自己和一道从事建设的人，克服困难，从事一些较大的建设工程。当时我回来向苏联专家讲了陈先生的意见，专家问我，修这条堤是陈先生拿钱还是国家拿钱，我讲自然是国家，专家说，这样，为什么听他的？我无言可答了。

以后王震同志为修鹰厦线到厦门，他已知道陈先生这个意见，亲自与一些苏联专家和技术人员进行了反复研究，认为陈先生意见是有道理的、可行的。再后彭德怀同志又与王

震同志一起来厦门，同叶飞同志一起研讨，认为就节省时间一项来讲，于军用民用，都是划得来的，就这样确定铁路走杏林线。即以修原堤的人员和设备移修杏林堤，以四百万元的造价，由厦门市政府向铁道部承包，结果以三百万元修成了。这两条海堤，共节余四百余万元，经叶飞、梁灵光决定，拨作厦门发展轻工业和安置完工的海堤员工就业的企事业，对厦门五十年代的工业建设，是有力的推动。

应当说，杏林至集美海堤和杏林湾的围垦，完全是陈先生倡导建成的。这几年有人指出，杏林堤建成后影响纳潮量，造成港口的淤积，因而建议拆掉重建。我认为它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纳潮量，但拆掉重建是不能苟同的，权衡利弊，这条堤绝不同于以后建的马銮、筭竿两堤，利是大大超过弊的，陈先生对这事功绩，是永远存在的。

铁路从永安经漳平到厦门而不经龙岩和漳州，也是从时间观念考虑的，是彭德怀、王震和叶飞同志一起确定的，陈先生知道后也是支持的。

在鹰厦铁路线要经杏林、集美两堤进入岛内市区方案定下之后，厦门市的终点车站和商业码头的布局就成为市政建设的重大课题了。铁路和建港专家们（都有苏联专家参加）和市的主管人员曾一起作了反复的研究比较，认为原来的太古码头（后改称和平码头）只能停泊三千吨的船，太小了，要搞万吨轮泊位，可供选择的地址有嵩屿和东渡。嵩屿的优点是水深，有一定设施，但风向不很好（冲向东北风），且跨海到市区，不如东渡。东渡的工程量大，但水深、避风，是理想的万吨级商业码头。确定后，则火车终点，应靠近码头为好，所以选在筭竿的北岸，东渡港的东南方。为了便于

车站与市区联系，又确定修一条箕筲海堤来联系市区（位置在现箕筲堤内约一公里处，即美仁宫至新感光厂之间）。

方案定下之后，叶飞同志到厦门。请他审定，他认为布局适宜，但为了近期的使用，车站先建在梧村为好，从梧村再引线穿过虎溪岩风景区，打一山洞到和平码头，虽有破坏风景区之弊，但可利用现有的码头，东渡则作远一步的规划，箕筲可以晚做。叶飞又指示：这些意见，要征求陈嘉庚先生的意见。

当这些方案向陈先生汇报之后，他对港、站及叶飞意见都表示同意，但对围箕筲港持反对意见，他狠狠地批评了我们。陈先生讲：你们要看得远一些，厦门通商后，港池太小便是个重要问题。箕筲港是港池重要组成部分，背山避风，将来船运发达后，那是台风季节重要的避风锚地，为什么要把它围起来呢？千万不能干这种蠢事！以后我们国力强大了，用机械加以疏浚，南北两岸可建很多码头。

我们尊重陈先生这些意见，又作了研究，为便于与车站码头联系，应把海堤建在梧村方位，即现在的堤内约四公里处，还可以扩大部分市区。还要说明的是，中央交通部建港局刘总工程师，始终是坚持不能修箕筲海堤，认为得不偿失，与陈先生的意见吻合。

“文革”期间，这一切规划都被打乱了。厦门市也要“以粮为纲”，把中山公园破坏了，改成蔬菜基地和“革命”广场。筑起了箕筲海堤，说是要把港内变成万亩的“大寨田”。东渡商业码头不要了，说对外通商是很遥远的事，是修正主义的设想，要建成万吨轮的渔业港，福建吃鱼就解决了。不但这样说，而且在有关领导人的支持下，也这样做

了，它的后果就是现在大家所看到的。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厦门公园恢复旧观了，东渡码头也在方毅、粟裕同志过问下，纠正了要建万吨渔港的错误决定。可是筭筓海堤则是“生米做成熟饭”。它大大缩小了厦门的港池，减少了港湾内的纳潮量而形成淤积，失去了一个很好的避风锚地，也阻塞了市区污水出口，使海堤内外臭气熏人。虽然有人说它也扩大了市区范围，但它的损失，将是永远难以补偿的了。假如陈先生九泉之下有知，定会更严厉地批评我们一些后人的愚蠢。

厦门的三条海堤（对马銮堤，知道不多，我讲不出什么来）——集美、杏林和筭筓，它们的功过得失，还有待人们评说。我只是把它们始末写出来，一方面是对陈先生在海港建设上高瞻远瞩的决策思想表示敬佩，另一方面是为了向今后从事海港建设的人们提供一点借鉴。

（原载《福建日报》一九八四年
十二月四日、十一日、十九日）

解放战争时期的反美风暴

一、解放战争期间美帝在厦门的侵略罪行

从厦门“光复”的第一天起，美帝国主义的侵略触角就伸进了厦门。一九四五年八月，“劫收”厦门的第一批国民党军队，就是“中美合作所”在漳州地区华安县训练出来的“别动队”（厦门人称它为“华安班”）。“别动队”全套武装配备都是美国式的，有美帝国主义的军事“顾问”几十人。随着“别动队”的“劫收”厦门，美军“顾问团”也跟进了厦门，占住虎头山军事要地，並在鼓浪屿西仔路头“海滨旅社”设立“俱乐部”。从此，厦门、鼓浪屿经常出现一群如醉似狂的美国兵，把这个惨遭日本帝国主义蹂躏八年、满目疮夷、支离破碎的小城市，闹得天翻地覆。他们光天化日之下在热闹的大同路、中山路、海后路和鼓浪屿的龙头路酗酒，沿街狂叫，调戏妇女，追逐小孩，肆意侮辱人力车工人和三轮车工人，蹙翻小摊贩的货担，简直就是一群疯狗。美国军事人员的吉普车横冲直撞，辗毙辗伤路人的事件，也时有所闻。

美帝国主义对厦门的侵略活动是多方面的。一九四六年，先后有驻华美军上校甘约翰、魏懋龄由上海乘专机来厦，和从台湾到厦门的所谓“中美农业合作团”的纳士必、王仰康等人，进行军事和经济的阴谋活动。随后，美帝国主义在菲律宾、冲绳岛的“军事剩余物资”，从枪枝、弹药、军装、

被服到罐头食品、医药用品和日用杂货，大量输入厦门。每一次从菲律宾开来的外国轮船，都装运这些东西。美帝国主义又打着“联合国救济总署”的旗帜，把它们剩余农产品，如面粉、奶粉之类，倾销到厦门。这些东西都得到国民党海关的优待，免税进口，沉重地打击厦门及其附近地区的工农业生产。至于美国军火带来的祸害，那就更加严重。厦门各角头流氓，大多数带上美国的“大曲七”手枪，动不动就开枪打人，危害厦门的社会治安。霸占码头，进行封建割据的“三大姓”头子，还用这些美国军火，掀起了好多次械斗。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帝国主义挤掉英帝国主义在资本主义世界中的头把交椅，充当帝国主义阵营的元凶首恶。这种情况，也反映到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差会”这方面来。过去，“英国伦敦差会”、“英国长老差会”在闽南教会中拥有较大的势力，也办了较多的“教会事业”。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归正差会”的势力远远超过英国，并“接管”和“经营”原来属于英国“差会”的一些“教会事业”。抗日战争胜利后不久，中华基督教会闽南大会在晋江的金井召开常委扩大会议，美国“差会”急派抗战前早就在厦门进行宗教罪恶活动的卜显理，从香港赶往参加，把闽南基督教会常务委员会控制到美帝国主义手中。一九四六年冬，基督教闽南大会在漳州创办“闽南神学院”，也由美帝国主义分子给益恩充任院长。美帝国主义就是这样地操纵了闽南基督教会，把教会作为它的侵略工具。例如派夏礼文到闽西的老苏区上杭、永定、龙岩和闽南我游击队根据地晋江、安溪、南安、永春一带，表面上是“巡视教会”、“布道”实际上是窥探搜集游击队的情报。又如掌握厦门女青年会的

美帝国主义分子夏路得、斐蓉恩，经常利用宗教集会，散布恐美、媚美、崇美思想，宣扬美国生活方式，公开进行反苏、反共的宣传，毒害教友。

美帝国主义还在厦门设立“美国新闻处”，派遣文化特务，大肆活动。美国的海淫海盗、打杀抢劫的影片，独占了厦门的电影市场，又利用它的飞机走私“大钞”，捣乱金融，榨取厦门人民的血汗。

一九四八年下半年，人民解放军取得了辽沈、淮海两大战役的胜利，並在年底发动了巨大的平津战役，国民党反动派兵败如山倒，中国人民夺取全国胜利的军事、政治条件都已成熟了。美帝国主义力图挽救它被赶出中国的命运，加紧对华东、华南地区的侵略，也更加露骨地在厦门进行罪恶活动。十一月二十四日，美帝的中国海军顾问团团长欧德和国民党海军司令桂永清专机到厦。紧接着，又有美国国会经济合作委员会特派来华调查“中国问题”的专员蒲立德由南京来厦。他一下飞机，顾不得休息，立即驱车到“国际联欢社”（今“中苏友协”）天台眺望鼓浪屿和嵩屿的形势。接着，渡海登上日光岩，眺望厦鼓及其附近岛屿的形势。一九四九年三月，美国西南太平洋舰队司令白吉尔中将，率带旗舰“亚尔拉多”号、驱逐舰DDR876号从青岛不经任何手续，直驶厦门，比他们回珍珠港还要自由。和白吉尔一起来的除了他的参谋长白斯少将等人外，还有一九四八年同桂永清来过厦门的欧德。美帝国主义的这些“大人物”接二连三地“光临”厦门，是怀有卑鄙的侵略目的的。他们的阴谋诡计是什么？不到半个月，就由上海的美国总领事董远峰揭底了。三月底，董远峰匆匆来厦“拜会”伪市长李怡星，向他表明华

盛顿非常重视厦门的地位，並提出了一个由数名美国海军专家拟定、经过美国军事当局核准的计划书，主要内容是要把厦门建成为一个现代化的强大美国海军基地；在经济方面，也作为一个要点提出来。

包括厦门人民在内的全中国人民，是不能容忍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国民党的卖国阴谋的。一九四六年初，一群美国水兵从中山路“高亭咖啡室（今“华侨公司”）喝酒出来，拦住两位妇女调戏，立即引起群众的愤怒，把美国水兵围住痛打。那些疯狗饱尝厦门人民的拳头，举起双手，表示求饶，群众才让他们狼狈逃去。一九四八年三月三十日，美国驱逐舰“汤玛逊”号的水兵到海后路“丽池舞厅”（今“外贸大厦”）饮酒取乐，把空酒瓶从四楼扔下，击伤了行人。几位三轮车工人看到了，激于义愤，守在“丽池”楼下，等那几条疯狗出来后，出其不意，把他们揍得乱叫乱喊。这时，适有臂上带着“MP”的美国宪兵路过，三轮车工人才放手蹬车逸去。类似这种自发性的惩罚美军的事件，几乎每年都有好几起。而规模浩大的反美爱国运动，则有一九四七年初的抗议美军暴行和一九四八年五月的“反美扶日”运动。

二、抗议美军暴行的怒潮

一九四六年九月下旬，中国人民强烈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和国民党政府的卖国、内战政策，许多城市的人民举行“要求美军退出中国运动周”。接着，十二月二十四日，发生了驻华美军强奸北京大学女生沈崇的暴行，更加激起全国人民的愤怒，各大中城市的学生掀起抗暴怒潮。厦门的青年学生继北京、上海等地之后，也组织了大规模的抗暴示威

游行。这是解放战争时期厦门人民反美爱国运动的第一次高潮。

厦门学生的抗暴怒潮，是一九四七年一月三日从厦门大学开始的。厦门大学的进步学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剪辑有关揭露美军暴行的新闻，以壁报的形式出版，点燃了学生们的抗暴怒火。国民党反动派看到了剪报，又看到学生们反美爱国热情的高涨，暗中命令反动的三青团骨干分子于当晚偷偷地把剪报撕掉。反动派的这种卑鄙手段，更加使学生们感到愤慨。

第二天上午，进步同学为反动分子撕掉剪报事，呼吁主持正义，立即得到广大同学的热情支持。几百个同学和各学会、社团的干部签名要求学生自治会理事会召开学生大会，讨论开展抗暴运动的问题。广大同学的爱国要求，迫使控制在反动三青团手中的学生理事会于一月六日中午召开全体学生大会。这次大会，当场通过了七日罢课游行，组织“厦门大学抗议美国暴行委员会”，並通电北京大学学生会，声援他们的正义斗争；通电全国学生团体，表示抗暴的决心，建议把抗暴运动进行到美军全部撤出中国为止。大会还打电报给美国政府，提出严重抗议，要求严惩凶手；打电报给蒋介石，“要求美国迅速离华，以杜绝暴行之源”。这次大会，反动三青团骨干分子遭到了可耻的失败，进步同学取得了巨大的胜利。

抗暴委员会的成立和罢课示威游行的决定，使得反动派惊惶失措。伪市长黄天爵当晚召集党、政、军、宪、警反动头子举行秘密会议，讨论制止学生爱国运动的措施，命令伪宪兵团和警察局加强防范。反动三青团厦门市分团干事长郭